



遠方

撰文：許勝雲

聽說遠方有疫情，我決定緩幾天再回家看您，而離家時的牽掛，讓我想起相聚時家的暖意，穿梭職場與生活場域的奔波中，思念情緒繼續於腦海沉浮……尤其是近年來身子一直不太安穩的爺爺。

年幼時就離家到地主家牧牛的爺爺，寡言而時常沉默，談起往事時話卻多了。那個時候，臺灣光復沒多久，生活普遍清苦，家裡沒有田可以耕種，為了一口飯吃，只好外出工作，換一些糧食回家，於是，離鄉愁有點遠的家，一直是思念的方向。經一番打拚，有了自己的幾畝田，但沙地蓄水效果差，很難種植稻穀與蔬菜，花生與地瓜、西瓜是主要經濟來源，把它們賣了，有錢了就換點生活用品回家，萬一收成不好會先向雜貨店賒一些米油鹽醬，或

向賣豬肉的店鋪賒幾斤肥豬肉回家榨油，豬油可以留著煮菜。爺爺說，榨過油後的豬油渣，我們會加點鹽或醬油，把它煮成配飯的菜，平常捨不得吃，客人來的時候才會端上桌呢！

疫情蔓延，無法經常回家，而餐廳繼續歇業中，三五好友歡聚的場景不再了，但一直無法忘記爺爺的家常菜手藝，拿手的炒豬大腸，配上剝得細而短的嫩薑絲，與分量剛好的醋和調味料，酸入心坎的味道，即使只吃過一次也不會輕易忘記。尤其是他親手釀製的金桔醬，每當年節時雞肉或豬肉上桌，他會把珍藏的金桔醬取出，小心翼翼倒在淺淺的小碟子，沾拭著各式肉類，那種入口酸甜的風味，令人永難忘懷。吃，我沒有偏愛，但客家菜的確讓我

發現一段雖已遠去但仍然存在著的家的暖意！爺爺說，由於古時候食物取得與保藏不易，許多食物都被一層一層的鹽醃製起來，如出了名的鹹菜、鹹魚、鹹蘿蔔乾、鹹豆豉、鹹冬瓜……醃製後就成為往後招待客人時隨時能派上用場的菜餚。

夜深了，家戶燈火逐漸歇滅，而街燈依然亮起。雖然疫情持續控制中，但路上的人車少了。加班晚歸的途中，路經一個收集舊衣服的綠色鐵櫃，孤零零佇立於路旁，而讓我想起爺爺年少生活。爺爺說，生活苦買不起衣服，沒想到有些善心人士捐舊衣服給我們過年。接獲通知後，到村長家等候，客廳擺了幾堆衣服。由於是舊衣服，每堆衣服的花色與型式不同，我們不能挑，只能憑眼睛觀察與稍微用手撥一下來判別；帶走自己認為還滿意的衣服後，如發現有些衣服不適合家裡的人穿，私底下與村子裡的人交換，而我們也靠著這些舊衣服過冬！

腦海浮現了爺爺嘴角浮起的暖意，讓我想起衣櫥角落那些已好幾年沒穿的衣服——明天，路過時帶過來。雖然很多人說，有些舊衣回收箱是騙人的，收集了舊衣後會轉賣給比較落後的國家，但我仍然相信有更多的回收箱的初始之意是真的，一如爺爺年少時靠著幾件舊衣服過年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細心揣摩著來自彼此關懷的暖意，也看到佇立於街角邊的路燈亮起，透發出家的暖意……

「離鄉愁有點遠的家， 一直是思念的方向。」



許勝雲

桃園客家人，目前任職於威爾貝特設計工作室。於2018年以〈蟬〉獲後生文學獎小品文組首獎，曾獲臺北市公車捷運徵文小品文優勝獎、苗栗夢花文學獎新詩優等獎、基隆市第三屆海洋文學獎歌詞佳作、鳳邑文學獎新詩優勝獎、林榮三文學獎小品文優選獎、鍾肇政文學獎小說參獎、散文副獎等。

